

藏書

藏書親臣傳卷五十六

○公主

○太宗荆國賢公主

宋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自擇主獨無取眞宗即位主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尚主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生日主請以舅禮謁遵勗賓客多一時名士每燕集主皆親視饔膳嘗有盜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人而自以私錢募告者乃得眞盜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體服除便不服華

麗、一日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矣、善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紅、及病目、帝親爲之舐、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遽有斯疾乎、遵勗亦賢駙馬也。主下嫁而所居堂甃瓦甓、多爲龍鳳、遵勗令鑱去之。天聖間、章獻太后問曰、外間亦有何言、遵勗不荅、太后固問之、對曰、臣無他聞、但聞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耳、太后曰、我非戀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也、勗師楊億爲文、億卒、爲制服、又與劉

錫友善。嶠卒，厚存恤其家。蓋勘[illegible]

大年知之，他儒者未必知也。

○武氏太平權略公主

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眞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主多陰謀，后嘗謂類我，而主內與謀，外

實檢畏故終后世無他豈玄宗將誅韋氏主與秘計事定將立相王衆未敢發主欲自以爲功乃入見少帝曰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坐乃挾下取乘輿服進睿宗睿宗即位主權由此震朝廷大政事非關決不下聞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晝可而已玄宗以太子監國使宋王岐王總禁兵主怒太子分其權乘輦至光範門召宰相白廢太子於是宋璟姚元之皆恐請出主東都帝不許但詔主居蒲州主大失望太子懼奏斥璟元之以銷戢怨嫌主居外凡四月太子

徑表請還京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主內忌太子英明而以宰相皆其黨遂有逆謀太子知之乃召岐王薛王及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少監姜皎侍郎王琚崔日用及內侍高力士等定策其誅之初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內簾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而大

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泣曰主上同氣惟有太平言之恐傷其意不言爲患日深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蓋主漢昭帝之妹自幼供養有罪猶誅太子悅乃奏爲詹事府司直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至是聞主有逆謀琚遂言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亦遣人遺上佩刀欲上自割斷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在東宮時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制書則誰敢不從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先

發初上在東宮時楊后入宮爲良娣太平多忌而宮中左右持兩端織悉必聞媛方娠帝密語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生子奈何因命說挾劑以入而自於曲室煑之上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覆盡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爲肅宗

○中宗安樂淫縱公主

安樂公主中宗最幼女也嫁武三思子崇訓光艷動天下嘗自作詔箝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又請爲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

旨降璽敕斜封授官故號斜封官又請昆明池爲私沼不許乃自鑿定昆池言欲以抗訂之也崇訓死主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之斬其首

○列女附

○桓少君

桓少君勃海鮑宣妻也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謂其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

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聽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

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其子來致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臥久不起妻怪之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容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姜詩妻龐氏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時時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之、鄰母具以對、姑感而慙、乃卽呼還、詩有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一時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

毋之膳後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以故比落蒙其安全焉永平三年舉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

○班姬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

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競競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宅門取恥宗族閒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

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
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
之見也夫婦第二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
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
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女
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愼第三鄙諺云生男如狼
猶恐其尩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曰敬順之道婦之
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
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

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

逃、夫固不可離也、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也、曲從第六夫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

馬融善之令妻子習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讃焉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

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

○李穆姜

穆姜漢中陳文矩妻也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

慈愛益隆衣食資供倍於所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穆姜親調藥膳恩情逾至興疾久而瘳呼三弟謂之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於是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蠲其家徭穆姜年至八十餘乃終

○孝女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三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屍不

得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乃投瓜於江祝曰父屍所在瓜當沉旬有七日隨流至一處而瓜沉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于江南立碑于道左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有弟子邯鄲淳者字子禮弱冠有異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子禮至因試使爲之子禮操筆立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遂毀其草而勤子禮之文於碑所謂黃絹幼婦外孫齏臼者也

○麗消毋趙娥

酒泉龐淯母字娥姓趙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病故讐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積十餘年不能得後卒遇讐於都亭娥即刺殺之而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欲與解罪娥不肎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乎自入於獄遇赦得免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規更娶之妻也善屬文能草書規

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甚美董卓娉以輧輜乘馬奴婢錢帛充路妻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其像號之曰禮宗云

〇陰瑜妻荀采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爽因詐稱病篤、召采、采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勑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勑令左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戶、以粉書扉上、

日尸還陰陰字未成而自縊左右初不爲意比視之氣已絶矣

○孝女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爲縣功曹縣長遣謁巴郡太守泥和乘船墮于湍水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晝夜號泣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而自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自投水死其夕弟賢夢雄告曰却後六日當與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于江上

晉羊耽妻辛氏

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可不爾明皇帝臨崩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而爽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

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躭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以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之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吾家難至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

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期果全歸

○冼氏夫人

隋譙國夫人冼氏者高凉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已能撫循部衆行軍用師壓服諸越矣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爲其子高凉太守寶聘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覊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誡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親族無所縱

擒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夫人曰平虜入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栅下賊可圖也寶從之遷仕大喜果不設備夫人因而擊之大敗遷仕遂總其兵與陳霸先會於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

心懷集一日越數州宴然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其子僕至南海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至德中僕卒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隋文帝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夫人遣其孫魂帥衆迎洸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之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係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敗仲宣夫人親

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卒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盎爲高州刺史封洗氏譙國夫人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狸獠多亡叛者夫人遣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辠狀上遣推訥得其贓竟致於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狸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仁壽初卒謚爲誠敬

藏書近臣傳卷五十七

○宦官一

○正直中官呂強

呂強、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再四、因上疏陳事、曰伏聞中常侍曹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蕃輔、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益、所以冒死陳愚忠者、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耳、臣又聞前

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喻以詔書令其極對邕承旨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致邕極罪室家遠徙老幼流離是令羣臣皆以邕爲戒不敢復盡忠言也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臣謂宜更徵邕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帝不聽時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綵

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
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傚驢價遂與馬齊
又爲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
導行費強復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
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
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
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
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願陛下詳思臣言書
奏亦不省中平元年帝見黃巾賊起乃召問強所宜

施行強言宜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先赦諸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然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亦怨強入骨矣於是遂共搆強與黨人共訕議朝政數讀霍光廢昌邑王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召怒曰吾死亂至矣丈夫盡忠國家安能對獄吏遂自殺蔣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並清謹退在里巷不爭威權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博達有

秦公之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以自養

○小心內侍高力士

聖曆初嶺南討擊使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強悟敕給事左右後以累逐出中人高延福養以爲子因善武三思歲餘復入禁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歸附已平韋氏乃擢內給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至力士則四方奏請皆令

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帝曰力士在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愼矜楊國忠安祿山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以相扶助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盡呼力士爲翁帝或不名力士而呼將軍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謂力士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且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

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糴不止則私藏竭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及帝走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肅宗即位靈武帝聞而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也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盡爲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命後從玄宗還京玄宗徙入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譖肅宗信之除籍長流巫州巫州地多薺而不食力士因感而詠曰兩京秤斤賣五谿無人採夷夏

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而卒年七十九初太子瑛既廢武惠妃方寵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欲立之而未決居常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豈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奴揣我意何爲力士曰豈以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者帝曰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以邀賞帝嘗曰朕春秋高矣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自暇逸乎力士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

臣恐禍成不可禁遏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乎帝不荅明年而祿山反

○忠謹中官馬存亮嚴遵美

馬存亮元和時累擢知内侍省事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謀爲變帝大驚遽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涕泣自負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策大將軍康志睦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殺之賜存亮實封戶二百存亮以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

監淮南軍太和中致仕封岐國公卒存亮逺事德宗更六朝資性畏愼始去禁衞衆皆感泣唐世中官以忠謹稱者唯存亮及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忠節中官張承業

張承業僖宗時宦者也昭宗爲茂貞所迫將出奔太

原先遣承業使晉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昭宗誅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李克用憐承業匿之斛律寺及晉王病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莊宗兄事承業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凡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多承業之功莊宗歲時自魏歸省須錢蒲博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以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

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國家之錢臣不得私莊宗語侵承業承業怒曰臣老敕使豈爲子孫計耶惜此庫錢欲佐王成霸業爾王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以杯酒之失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太后使人謝承業明

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許諸將即皇帝位矣、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而至見莊宗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也、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豈王父子初心哉、且梁、唐晉之仇賊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子孫而立之、使唐之子孫有在者乎、夫孰敢當此使其無則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

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勑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狼賊奄豎趙高

趙高奄人也始皇巡游至沙丘道病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而始皇崩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

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死行遂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為皇帝趙高為郎中令二世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恐諸公子欲與我爭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可因此時按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

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而六公子一時戮死於杜、公子將閭兄弟三人囚於內宮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用法益刻、於是戍卒陳勝等皆起、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使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劫、進諫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罪、去疾劫自

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

八月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

高前數言關中盜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而前章邯等軍數却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

心不樂、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勿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勿許、曰

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

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夷高三族以徇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降沛公至項籍殺之

○固寵宦侍石顯

石顯字君房與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漢初諸侍中皆用士人自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代士人出入命令至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

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廷自初元中譖殺前將軍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廢錮不用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辠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辠髡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建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

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内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逡請間言事上聞逡言顯顓權大怒罷逡歸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宫以爲三公上曰善乃廢不用顯内自知擅權專柄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

閒已乃時歸誠取一言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顯聞衆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

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時明經著節士瑯琊貢禹爲諫議大夫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實未嘗妬譖望之也元帝崩成帝即位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雁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恃恩宦官單超等五侯

桓帝初超與徐璜具瑗爲中常侍左悺唐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殺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埶忌恣多行鴆毒帝逼畏日久會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衡對曰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專國逼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何如超等對曰奸賊當誅久矣但恐陛下中復狐疑耳帝曰奸臣脅國當

伏其罪有何疑乎帝於是遂與五人定議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等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及超病卒賜東園秘器其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收拷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璜訴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於是五侯宗族賓客滋爲

貪虐殆遍天下矣民不堪命始起而爲寇賊八年司隷校尉韓演因奏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貶爲都鄉侯卒於家

○結恨宦侍曹節王甫

曹節桓帝時遷中常侍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共矯

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節等欲別葬太后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時議者數百人各瞻望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無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

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宫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李咸曰臣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享今竇氏罪深不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

好公卿

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未幾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猛坐左轉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而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所在貪暴百姓不堪矣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

其骨、周徧一郡、乃止、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時甫休沐里舍頌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頌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昱等罪惡悉收甫頌等下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嘗先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乃欲論先後求假借耶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頌自

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收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即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帝乃徙球爲衛尉節勑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下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

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乃拜受命于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球下獄死而節領尚書令光和四年乃卒

○報怨奄人侯覽

侯覽桓帝初爲中常侍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建寧二年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侵奪人宅三百餘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

女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竟不得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貲財具言其罪覽亦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卓吾曰黨錮之禍起於張儉一人諸賢盡夷宗社遂傾而儉獨存顏何厚也

○固寵宦侍張讓趙忠

靈帝時張讓趙忠並遷中常侍曹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與讓及段珪等十二人皆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

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蠧害黄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張鈞上書言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賊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誣奏鈞學黄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諝事發覺受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

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不之官皆迫遣之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復藏寄小黃

好貨

有、賢、德、行、者

值、五、

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及上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
軍何進誅中官謀泄讓忠等因其殺進而紹勒兵斬
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刧質天子走
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
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侍功奄豎李輔國

李輔國年四十以閹奴事高力士後得侍東宮與陳
玄禮等謀誅楊國忠勸太子分玄宗麾下兵趨朔方
以圖興復太子遂即帝位及還京拜殿中監封成國

公輔國遂專掌禁兵權在主右矣時太上居興慶宮
宮有長慶樓樓南俯大道父老過者皆拜舞然後去
輔國言於上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
等將不利陛下帝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
皇固無此其如羣小何陛下爲天下主當爲社稷大
計且興慶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大內深嚴奉迎居
之與彼何異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
請迎上皇居西內帝泣不應輔國懼會帝屬疾詐
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太上皇至睿武門忽見

射生官五百遮道不得前太上皇馬驚幾墜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為者叱使下馬輔國失轡而呼曰翁不解事乃斬一從者以徇力士向前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可各納刀呼萬歲將士皆各納刀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以行輔國乃與力士共執轡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數十皆尫老不堪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為兵死鬼矣自是怏怏不豫至棄天下

云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既得志乃求爲宰相寶應元年肅宗寢疾先是張后與輔國表裏顓權至晚復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于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制勑皆從之出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二人皆陛下勲舊今不請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更召越王係謀之元振知之密告輔國輔國卽伏兵凌霄門捕越王等囚之而殺后代宗立輔國等以有定策功愈跋扈難制至謂帝曰大家

常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嬰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皆關白輔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未幾程元振欲奪之權請上漸加禁制乃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閑廄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輔國始惘然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仍爲司空尚父朝朔望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能平既嗣位不欲顯誅遣人夜刺殺之

此同舉動

○侍功奄豎程元振

程元振少以宦官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奸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代宗立元振封保定縣侯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名在輔國之右軍中呼爲十郎焉宰臣裴冕與元振忤乃發小吏贓私貶冕施州來瑱初在襄陽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爲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流播州賜死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搆自殺元振又惡李光弼數媒蝎

以疑之故，方帥繇是攜貳。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至者。虜扣便橋，帝倉皇出走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衕。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

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皆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帝還京元振自三原衣婦人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銓家欲圖不軌御史劾案長流溱州景銓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

○恃恩宦豎魚朝恩

至德初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走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之功朝恩媢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雖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故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子儀王室再安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

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怙貴誕辭每折愧坐人欲出其上時元載爲相雖強辯亦拱默聽之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往迈不屈朝恩謀將易執政會百官于都堂言宰相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須退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谷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焉且軍拏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自足

而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司無稍食皆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朝恩執易升坐百官咸在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而未發會朝恩有養子令徽者尚幼爲内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荅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矣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帝以故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

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陜而皓爲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帝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鄠盩厔及鳳翔之寶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封殖不知爲虞也載留溫京師未卽遣約與皓共誅朝恩

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及受詔會寒食宴禁中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見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悖傲強辯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卓吾曰元載亦有權術可用然代宗初失國倚恃魚朝恩實得朝恩力而卒受制於朝恩及用元載力誅魚朝恩實得元載力而卒受制於元載然則爲人主者亦難矣不用不得用之又不得是以雖郭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人主難遽信也而況如令公者古今天下又最希鮮者乎吁非大聖人安能當九

五之位與

○悖逆奄豎仇士良

仇士良憲宗時數任內外五坊使按鷹畿內至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有隙故擢良爲左神策軍中尉已而訓謀悉誅中官士良知之乃與右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相臣王涯舒元輿等就縛士良乃脅令自陳反狀以示于朝因縱兵捕殺無輕重皆死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

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去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稹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令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使之含憤九泉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言臣所陳係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逆自是文宗

鬱鬱不樂兩軍毬獵晏會絶矣開成四年帝苦風痺
少間召直學士周墀問曰朕何如主墀再
拜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赧漢獻
孰愈耳赧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由此觀之不
如遠矣因泣下墀亦伏地而泣始樞密使劉弘逸薛
季稜李相李珏楊嗣復以帝有疾不朝謀奉太子監
國士良與弘志即矯詔立潁王爲太弟武宗已立士
良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俄而珏嗣復罷去弘逸季
稜誅死賴武宗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

示尊宗 悲會昌三年士良罷爲內侍監知省事請老而
卒士良之去也中人舉送還第士良謝曰諸君善事
天子能聽老夫一語乎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
書接見儒臣納諫諍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幸薄矣
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湯
上心使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而後權柄在我
也以故士良擅專二十餘年殺二王一妃四宰相竟
保首領以歿云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共謀誅
已屢欲廢帝是日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

中使名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卽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敢與覆族事耶士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戸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而上數帝過失帝俛首旣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閒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唐宣宗八年名翰林

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宣宗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宣宗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知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宣宗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勿赦有缺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然昭宗時悉以軍國

事委崔胤時胤與中書舍人韓偓定計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胤又欲盡除諸宦官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而撫諭其餘則人人自安矣臣謂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不可用也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亂絲而棼之也昭宗深以爲然已而偓爲全忠所惡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

癸天祐二年、復名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又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爲妃既爲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爲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

權今古所無然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官彌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嬖幸二

○嬖幸鄧通

通蜀郡人以濯船爲黄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黄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名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悦尊幸之日異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時時如通家戲然通無他技能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

通者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
氏錢布天下矣文帝嘗病癰通嘗為上嗽吮之上不
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
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
而聞通嘗為上齰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
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
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
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
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嗟夫、哀帝視父、如寃仇、雖與以天下、如應得物也、然則世局嘗有父子之親哉、徒有勢利耳矣

○董賢

賢雲陽人、哀帝立、賢以太子舍人爲郎、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黄門郎、繇是始幸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嘗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褏、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褏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

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

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營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夫躬宜陵侯寵方陽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

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大后從弟喜及上舅丁明皆相繼為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

○方士三

○方士李少君　少翁　謬忌　欒大　公孫卿

武帝時、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皆驚、上有故銅器、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宮中

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
五帝古者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為
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
南郊常奉祠如忌方焉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
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
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
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
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
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

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
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
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文成
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
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
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强與我
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置壽宮神君壽宮神
君非可得見聞其音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肅
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張

如脫屣耳乃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一上遂郊雍
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
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
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
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
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
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於
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
春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曰民間祠尚

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太帝使素女
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
是上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
此起其來冬乃遂北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上曰
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
羣臣葬其衣冠上自得寶鼎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
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
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
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

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
接神仙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
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於是上盡罷諸儒不
用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
言萬歲者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
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
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公孫卿至東
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
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

忽不見上即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
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
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
不經難施行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明日
下陰道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
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
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
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
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公孫

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後十三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

厭方士之怪迂語然終羈縻不絕冀異遇其眞者曹植
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
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道引慈曉房中
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
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欲
觀神仙於瀛州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
六驥而羡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
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吏
員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紱難得而佩終

不敢進虗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却儉絶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左慈善修房內之術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傳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欒大之徒也